



胡寄塵著

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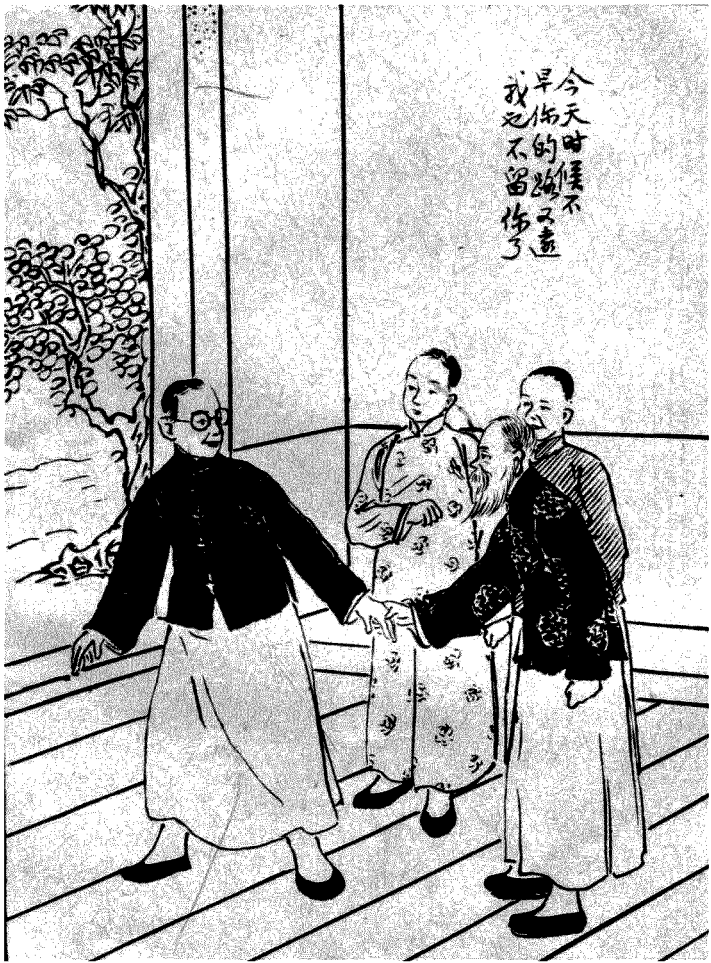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一回上 兩口合來剛是呂



這就是昨天
來的王先生

第十一回下 長鬚剪去便成仙

今天時候不早
傷的夠了
我也不留你了





第二集目次

- 第十一回 兩口合來剛是呂……………長鬚翦去便成仙
- 第十二回 人生九事盡成問題……………愛情三角勝過牛羊
- 第十三回 雌貓相思演員得意……………金魚浴美看客受窘
- 第十四回 覽贈品畫師寓深意……………看題名作家弄玄虛
- 第十五回 爭辨白攀博士銜……………發揮紅樓人種論
- 第十六回 提倡學生殺先生……………主張報紙代書籍
- 第十七回 萬里結婚兩邊行禮……………四字演說努力做人
- 第十八回 以國嫁人作媒失敗……………將妻公世賴婚有辭
- 第十九回 家庭中造謠解頤……………清明時題詩罰跪
- 第二十回 約赴聚餐乘興同來……………暢談貢獻盡歡而散



第十一回 兩口合來剛是呂 長鬚剪去便成仙

話說第二天午後黃益齋果然來訪我。只見他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。穿得一身的洋裝。爲人很漂亮。他昨天來過。我家女僕是認識他的。女僕對我說道。這就是昨天來的黃先生。我忙招呼他。黃益齋也道。這位就是任君先生麼。久仰。久仰。我道。昨天黃先生來。我適不在家。抱歉得很。不知黃先生有何見教。黃益齋道。有一點小事。和先生商量。請先生提倡提倡。不知如何。我道。甚麼事。黃益齋道。這是一件關於公益的事。請先生不要見笑。我道。既然是事關公益。何敢見笑。你只管說。黃益齋還是遲疑了一回。而後說道。我們現在有幾個朋友。想組織一個會。名叫呂仙會……我忙插言道。是不是扶乩。益齋好像是不懂的樣子。問道。先生說甚麼。我道。是不是扶乩。黃益齋還是不懂。默默的不作一聲。我道。黃先生。你所說的呂



仙。是不是呂洞賓。黃益齋才恍然大悟。哦。原來如此。是先生誤會了。先生且聽我解釋。呂仙並不是呂洞賓。是取拆字法。將一個呂字。拆成兩個口字。我道。如此說來。豈非也要將一仙字。拆成山人二字麼。黃益齋道。不是。兩個口字連在一起。意思就是接吻。呂仙就是愛神的意思。一個仙字。用不着再拆開來了。老實說一句。呂仙會就是接吻會。我道。原來如此。像我這樣樸質的人。恐怕沒有人歡迎。不敢加入。黃益齋笑道。先生。我的話還沒有說完。我們這個會。宗旨很純正的。並沒有肉感的關係。我大笑道。黃先生未免說笑話。接吻不是肉感。甚麼是肉感。一定要……我還沒說完。黃益齋把我的話剪斷道。先生。你聽我說。我們是利用有形電話。使天下有情人。隔開幾十里幾百里。一面打電話。一面可以看見說話的人。同時。如要接吻。就可以接吻。畢竟是鏡中人。何嘗是真的呢。我道。這個法子。



到也不差。但是何必要組織一個會呢。黃益齋道。我們不得不組織一個會。有兩個原因。其一。茫茫人海。彼此不能相知。或雖相知。而無緣互通款曲。又何能冒昧打電話。有個這個會。大家是會員的。就有相當的關係。彼此有慕名而未見面的。就有相見的機緣。再進一步。就可以從鏡中接吻了。其二。這種有形電話機。價錢很貴。也許有人。經濟能力薄弱。不能自備。我們有了這樣一個會。凡是會員。就可以到會裏來打電話。豈不甚便。我道。你們這個會的宗旨。我也不反對。不過我總覺得我沒有加入的必要。益齋道。爲甚麼呢。我道。第一。我自己不想和甚麼人接吻。所以根本不要加入。第二。像我這樣樸質的人。人家也未必要和我接吻。便加入了。也徒然是掛個名。這又何必多此一舉呢。黃益齋道。這却不然。第一層。先生所說的未必是實話。第二層。你又安知人家的心事。況且我們組織這個會。

也要借重先生的大名。這件事情。總算是一件新奇有趣的事。也決沒有甚麼流弊。最好請先生做個發起人。萬一不肯。就請做個贊成人。我道。我的名譽。未見得能號召。何必要找着我。黃益齋道。先生放心。決沒有甚麼流弊。現在列名贊成的人。已有許多位了。務請先生必須加入。黃益齋一面說。一面從他的皮包裏。取出一張名單給我。看。果然是列名贊成的人。有二三十個。大略看一看。十分之七八。是所謂名人。我道。既然是如此。我又有些麼不肯具名。我就隨手在桌子上摸了一枝筆。寫了一個名字在那名單的後面。黃益齋道。感謝得很。將來把章程擬好了。再送過來請教。說罷辭謝而去。黃益齋去後。我一人坐在家裏無事。再把這件事仔細想想。以爲只不過一種無聊的遊戲。他只管發起這個會。未必有人肯加入。大約不久就會無形的消滅了。甚至於沒有成立而就取消了。果然過了





好幾天也不見黃益齋把章程寄來。也沒有看見報紙上登載甚麼呂仙會的消息。我已把這件事情忘記了。又過了許多時候。我因爲別的事情去訪樂天翁。這時楊百川江性之都在座。我一見楊江二人。說道。我們多時不見了。百川和性之二位都好麼。百川答道。謝謝你。我們都好。你怎樣忙。我道。沒有甚麼事。性之道。王先生這裏常來麼。我道。我們常見。樂天翁道。今天恰巧你也來了。我們就一同商量。我道。商量甚麼事。樂天翁道。且坐下來。我同你說。我順手拉了一把椅子。坐在樂天翁身邊。樂天翁道。剛才我和楊先生江先生商量。我們的翦鬚運動。已一天擴大一天了。我們應該結一個團體。這個團體的名稱。叫甚麼好呢。任君。你看怎樣。樂天翁略停了一停。等我說話。我道。你們三位的意見如何。願先領教。我說着。回頭望了一望楊江二人。只見他們各自吸着紙烟。不肯開口說話。這時



樂天翁又道。剛才楊江兩先生都說過了。於是我又回頭向樂天翁。樂天翁繼續說道。性之先生說。取名青年社。是翦了鬚鬚保持青年風貌的意思。百川先生說取名天嘴會。就是說天然的嘴巴而不被鬚鬚所拘束。我聽見天嘴會三字。禁不住要笑起來。雖然勉強忍耐。到後來還嗤的一聲笑。樂天翁道。你笑甚麼。我道。我不敢說。說出來。未免得罪楊先生。楊百川道。說那裏話。你只管說不妨。我還是不肯說。楊百川一定要我說。我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只得直說了。我記得在二十五年前。那時候的女子還是裹足。一般運動放足的人。稱沒有包裹的足爲天足。想不到從前有天足。現在又有天嘴。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。樂天翁搖搖頭道。這個名稱實在是不好。不但是和天足相對。成了笑話。就是拋開這一層不提。也是不妥。因爲鬚鬚本來是天然的。現在翦去。乃是反天然。如何可以叫天嘴。



呢。楊百川道：這樣說，兄弟自請把這個提議取消了，免得永遠給你們當一句笑話說。樂天翁道：如此也好。我們以後不必再提起這兩個字來了。楊百川道：如再提起就要處罰。樂天翁道：好好遵命。我道：青年社這個名稱是怎樣呢。樂天翁道：平穩是平穩的，只不過太空泛了，太平凡了。我想也不十分好。這時我就緊接着問道：那麼王先生的意見是怎樣呢。想起來一定有甚麼好的名稱。樂天翁道：我想取名呂仙會……當時我突然聽見呂仙會三字大吃一驚，噤住了說不出話來。樂天翁剛說了這一句也驟然停止了。不說下去。大約他是看見我的神色不對，所以話沒說完就停住了。還是楊百川說道：剛才我們討論的結果，還是以呂仙會為最佳。任君先生，你以為怎樣呢。我這時好像在夢中被楊百川一喚，把我喚醒了。我本想把黃益齋所發起的呂仙會告訴他們，轉念一想，不如先問



一問。樂天翁的呂仙會。是甚麼意思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我便先問道。呂仙會。是甚麼意思。到有些像扶乩的團體。樂天翁道。不是不是。我們取名呂仙會。仍舊是青年社的意思。我道。奇極了。呂仙不是有一口長鬚鬚麼。樂天翁道。不是如此說。我們是取反老還童的意思。我又道。如此何不取名彭祖會。樂天翁道。任君今天爲甚麼有意和我爭執。我道。王先生。我老老實實告訴你。這呂仙會三個字。無論如何好。也是用不得。樂天翁勃然問道。爲甚麼用不得。我道。已被人家先用過了。樂天翁驚道。哦。原來如此。我到不知道。請問是個甚麼團體。我道。說出來請王先生不要見怪。樂天翁道。那敢見怪。我道。是接吻的團體。樂天翁跳起來說道。甚麼接吻也有團體。接吻和呂仙又有甚麼關係。我道。先生。一個呂字。是兩個口字併合而來的。你想。豈不是接吻。樂天翁道。仙字何說。我道。愛神的神字又何說。樂天



翁聞言。想了一想。恍然而悟。便呵呵大笑道。任君虧你想得出。我道。這並不是我想出來的。乃是黃益齋想出來的。樂天翁道。我不信有這個人。這都是你臨時造出來的。是你造出來騙我的。我道。確有這個人。是我親見的。確有這個會。他還請我做贊成人。樂天翁道。既然有這個人。名叫黃益齋。他是做甚麼事情的。住在甚麼地方。我說。這個我到不知道。樂天翁又問道。既然有這個會。一定有程章。拿來給我看。我道。章程也沒有。樂天翁哈哈大笑道。我早知道是你造出來的謠言了。你既然說他請你做贊成人。難道你不知道他的職業住址。你就肯答應麼。你沒有見過章程。你便贊成。世上更沒有這樣糊塗的人。我道。我的性情。本來是疎闊慣了的。那天又格外的疎忽了。所以沒有問明他的住址和職業。也沒有問他要章程看。只憑他口說的情形不差。我就答應了做贊成人。樂天翁道。我到底



不信。這時候楊百川也道。我也疑心任君先生的話是假的。江性之也道。這話十有九分是假的。當時我被他們三人這樣的一說。知道和他們辨不明白。我又何必要多辨。便說道。橫豎假不假。到後來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今天不必爭了。我暫且認爲是假的。樂天翁道。好啊。到這時候。他不能不承認是說謊了。我此時只好暗暗的叫冤枉。幸喜這是一件無關緊的事。我就承認是說謊。也沒有甚麼要緊。便又改口道。王先生的本領真大。能看得出我的破綻。教我不得不佩服。樂天翁聞言。非常的高興。笑着說道。只怪你的話。本身有破綻。任便那個都看得出。非關我的本領。大他說着。又問楊百川及江性之道。你們兩位以爲何如。他們尙未回答。只聽見外面有人敲門。樂天翁忙呼女僕去開門。女僕開了門。轉身遞上兩張名片來。一張是吳耐安。上面寫着一行小字道。介紹友人黃益齋。再一張。



就是黃益齋自己的名片了。當時樂天翁看見黃益齋的名字，呆了半天。說不出話來。連我看見黃益齋的名字，也呆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黃益齋已走進來。向樂天翁道：「這位就是王先生麼？」久仰久仰。樂天翁忙說：「豈敢。一面說，一面請他坐。」那黃益齋又和我相見，說道：「任君先生也在這裏麼？」我道：「我們正在這裏說到你。」乘勢又介紹黃益齋和楊江兩人相見。彼此通了姓名。楊百川和江性之都暗暗覺得奇怪。却是當着黃益齋的面，又不好說出來。樂天翁問道：「請問黃先生找我有甚麼事？」黃益齋道：「有一點小事，請先生提倡提倡。」樂天翁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黃益齋道：「兄弟想組織一個呂仙會。樂天翁聽了，暗暗的吃驚。我聽了，却很得意，以為黃益齋親自來替我證明了。他們再也不能冤枉我了。這時候黃益齋又將呂仙會的詳細情形，向樂天翁說了一遍。然後把贊成人的名單拿出來，請樂天



翁加入。樂天翁也在單上寫了一個名字。黃益齋便稱謝而去。益齋去後。我們四人就哄堂大笑。我道。今天他來得真巧。不先不後。正在此時。樂天翁道。算我錯怪任君了。而且我的呂仙會的名稱也不能用了。從此取消他罷。大家又談了一回閒話。我便辭回寓。樂天翁拉住我道。任君。我們這個團體。到底要定一個名稱。就請大家多想幾個。我們再來選擇一個。今天時候已經不早。你的路又遠。我也不留你了。請你回去替我想想看。我們隔天再約定一個日期。大家一同來討論。好不好。我道。很好。我回去一定替你想。當時我又向楊江兩人告別。他們也跟樂天翁送我出門。欲知我回寓後。想出甚麼名稱來。並回寓以後的情形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二回 人生九事盡成問題 愛情三角勝過牛羊

話說那天晚上。我從樂天翁家裏回來。接到一張請客的條子。拿來一看。是柳如聲揚聲請我吃晚飯。時間就是今天晚上。我雖然還沒有吃晚飯。但是覺得奔波應酬。太辛苦了。現在路又很遠。我就不去了。只草草的在家裏吃了晚飯。夜裏費了一夜的工夫。想替剪鬚運動的團體。想一個名稱。想來想去。總想不出。最後才想到一個無須會。是諧聲而兼會意。無須二字。解作不要。而他的音又和鬚鬚相同。自己覺得尙好。心裏很是快樂。後來又覺得柳氏兄弟請我吃飯。似乎不能不去。況且說不定還有甚麼事。今夜已無法補救了。只好明天親自往他家裏去一次。看可有甚麼事。就說沒事。和他們談談。也很有意思。第二天吃過午飯。就出門去訪柳氏兄弟。到了他們的家裏。柳揚聲已出門去了。只有如聲在家。我先道歉說。



昨天從樂天翁那邊回來。時候已太晚了。所以沒有赴你的約。如聲道。昨天等你不來。很失望。我們有幾個朋友。想辦一個雜誌。名叫新人生雜誌。想請你指教指教。我道。豈敢豈敢。我一定幫忙。但是不知所謂新人生。是怎樣的人生。是不是摹仿德國人的新生活。如聲搖了一搖頭道。不是。不是。先生。你莫弄錯了。我們所說的新人生。是把人生的範圍放寬。因為舊的人生的範圍太仄狹了。所以有許多人生重要的問題。他們都丟了。不講。現在我們要改變這種觀念。把人生的範圍。放到極寬的限度。我道。舊的是怎樣的仄。新的是怎樣的寬。還要請教。如聲道。普通說衣食住。好像是有衣。食住三字。就可以包括人生一切的事了。最近又添了一個行字。但是在城市中。行才發生問題。如趁電車。趁汽車。要錢。要知道路線。這都是問題。如在鄉間。却還是不成問題。提起兩隻腳來。要走就走。無所謂。



經濟問題。往來不出一村一鄉之外。都是認識的路。也無所謂路線的問題。不過我們的意見。這是暫時的情形。我們的社會一天天的進步。不要好久。一個行字。在鄉間也和在城市一樣成了問題。而且衣食住行四者之外。還有許多的問題。我問道。甚麼問題。如聲道。教育是一個問題。我道。不錯。如聲又道。娛樂也是一個問題。醫藥也是一個問題。交際也是一個問題。只作工不講娛樂。有害於身體的健康。並有害於思想的發展。不注意於醫藥。疾病必要延長。小病變大病。大病變死。不注意於交際。不但是孤陋寡聞。而且是獨個的。生在世界上有何意味。如此。除了衣食住行四者之外。又要添教娛醫交四個字。此外再有一個極要緊的字。就是一個性字。你不見青年男女。大多數鬧着性的沈悶。或鬧着性的恐慌麼。如此說來。我們所謂新的生活。一共有九個字了。柳如聲說到這裏。又屈指計



算了一下。接着說道。衣食住行教娛醫交性。最低級的生活。是只有食和性。最高級的。便有這九個問題。而這九項又歸結到金錢與時間。這時我就問道。歸結到金錢。是不錯的。所謂問題。也無非是金錢的問題。與時間又有甚麼關係呢。柳如聲道。先生。這個你不知道。現在有一篇現成的拙作。也是預備將來在這雜誌內用的。我可先送給你看。便請你指教指教。柳如聲說着。便站起身來。往樓上去了。不多一回。就從樓上取了一篇稿子下來。遞給我。只見是薄薄的一本書。題目叫金錢與時間。這一本書。我一時怎樣看得完呢。幸喜柳知聲知道我的心事。他翻了一頁。指着給我。我看道。任君先生。你不必全看。你只看這一小段。就行了。我跟着他所指的地方看去。只見這一段所說的是。

大約一切的物質。是可以用金錢買得來的。但是也須有時間來享受。



譬如食罷。美味滿前。却是只能吃得一飽。一飽以後。就不能吃了。所謂不能吃。固然是肚子小裝不下的問題。然也是胃腸不及消化的問題。總計一人一生所食。何止千擔萬斗。但是肚子裏容得下。完全是一面吃一面消化的關係。消化是一種動作。動作必須時間。至此。便知道時間的關係大了。又如娛樂罷。這裏是開演著名的影片。那裏是音樂會。又一處是跳舞。又一處是京戲。一個人既不能分做四個。同時各往一處去享受。也就只好放棄了四分之三。而享受四分之一。然而倘使將四件事分排在四天。那麼。一個人就可以徧享了。如此說來。時間的關係豈不是極大。

窮漢沒有金錢。一切的事都絕了望。短命的人沒有時間。也是一切的事都絕了望。任你富如哈同。死了以後。一切都不能享受了。所以徒

有金錢而沒有時間。也是無益的。因此秦皇漢武。到了金錢充足到極點時。不得不再想延長時間。就是訪求仙方。希望長生不老。這樣說來。金錢和時間實實在在是有相等的價值。

而且從另一方面說來。時間比金錢尤爲可貴。時間比金錢尤爲公正而無私。爲甚麼呢。一個人的金錢可以無限制的增加。而一個人的時間却不能。金錢呢。十萬。百萬。千萬。萬萬……越是有錢的人。越容易增加。時間呢。普通以七八十歲至多一百歲爲限。決不能無限制的延長。就是從前的伍廷芳博士。自己說能活到二百多歲。究竟他還沒有活滿一百歲。古來的彭祖。活到八百歲的話。全是神話。毫無根據。豈可信以爲真。然而一方面不能延長。一方面也不減短。只要你自己有相當的保衛。時間豈不是比金錢更可貴麼。時間豈不是比金錢更爲公正





而無私麼。

我讀完了這一段。對如聲說道。這裏柳先生的議論很透徹。佩服之至。但是柳先生剛才所說的人生的問題。總歸結到金錢與時間。我還是不十分明白。我只知道有所謂時間與空間……我的話還沒有說完。如聲就搶着說道。不錯啊。我的話也是知此。你想。金錢就是物質的代名詞。因爲有了金錢。可以換取任何物質。這樣說。金錢可以變成物質。而每一個物質。都是在空間佔了一個位置。勉強一點。也可以說。每個物質是代替空間的一部份。用算學的公式算出來的結果。金錢可以等於空間。我道。柳先生的話太玄妙了。柳如聲也笑着說道。硬派金錢等於空間。實在是勉強。不過至少有一部份的理由。我道。這話是不錯的。今日領教得多了。柳如聲又指着那篇文章的另一段。給我看道。任君先生。你看這一段。我看



他那段說的是。

一個人畢生的時間。雖然無法可以延長。但是時間的長短。却是隨着各人的心理而不同。倘如你靜坐在家裏。不做甚麼事。心裏不想甚麼。便覺得一天的時間非常的長。很難得過。倘如你和朋友胡鬧。或是東奔西走。便覺得一天的時間非常的短。沒有過到就完了。究竟這時間的長短。是不是有一定的呢。在鐘表的面上。短針走兩週。爲一晝夜。是固定的。却是在人的心理上的測度。是不固定的。我們到底還是從心呢。還是從物。古人有一首詩。說道。無事此靜坐。一日如兩日。若活七十年。便是百四十。這是一種唯心的延長時間的方法。我們若是根據科學來說。這話是不對的。不過。如要事事根據科學的理來說。尋常的事。不對的極多。我們眼睛裏所見的日出日落。不能說是日出日落。只能



說是我們所住的地球的運動。我們眼睛裏所見的月圓月缺。不能說是月圓月缺。只能說是月亮借得到日光。或借不到日光。如此。我們耳目所感覺到的。多不是物的本相。又豈僅僅是時間的長短呢。

我道。這一段話也很透徹。柳如聲又道。先生。你看。下面還有一段笑話。我道。甚麼笑話。柳如聲把書翻了一頁。指出一段來給我。看那一段是。

金錢這個東西。有時候等於狗……

我道。金錢是死的。狗是活的。金錢如何等於狗。柳如聲道。此之謂笑話。不然。不能算笑話。我道。就是笑話。也有可笑的理由……柳如聲道。請你看下文。我看他的下文是。

金錢是只看得起富人。看不起窮人的。狗也是只看得起富人。看不起窮人的。金錢最勢利。狗也最勢利。這一點是相同的。所以說。金錢有時

候等於狗。這是一個很明白的道理。

我道。這一段議論非常的妙。真不愧爲名言。柳如聲道。先生。請你再看看下文。我又看下文道。

金錢有時候等於愛情。爲甚麼呢。因爲有了金錢時便相愛。沒有金錢時便不相愛了。而愛情的深淺。也往往以金錢的多少爲標準。那麼。豈不是金錢有時候是等於愛情麼。這話想起來也是對的。

我道。對啊。對啊。柳如聲道。請你再看看下文。我又看下文道。

金錢有時候等於狗。金錢有時候又等於愛情。那麼。愛情也可以等於狗。

我道。越說越奇了。柳如聲道。先生。請再看下文。我又看下文道。

愛情既然等於狗。狗會守門。愛情也會守門。狗會咬人。愛情也會咬人。





狗見了狗要打架。愛情見了愛情也要打架。大狗會生小狗。大愛情也會生小愛情。狗是四隻腳。愛情也是四隻腳……

我看到這裏。禁不住插言道。柳先生。據我看來。愛情雖然是等於狗。却是愛情能勝過羊。也能勝過牛。柳如聲道。這話怎樣說。我道。柳先生。你是聰明人。連這一點也不知道麼。如聲道。不知道。我道。如此。就請你猜一猜。賭今天的晚飯。那個輸了。那個作東。如聲道。讓我慢慢的想。我道。至多只能三分鐘。說時。我就看一看手臂上的手錶。柳如聲低着頭想。我也無心再讀他的論文。把他擱在桌子上。順手取了一枝紙烟。劃了一根火柴。吸着烟。眼睛望着柳如聲。看他在那裏低着頭猜謎。如聲低頭想了一想。便抬起頭來說道。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。

羊只有兩隻角。牛也只有兩隻角。愛情却可以有三角。豈不是愛情可



以勝過牛和羊麼。

我拍手道。不錯不錯。一點也不錯。但是把手臂上的手錶一看。已經五分鐘了。我道。柳先生。猜是你猜中了。我應該作東。然而已過了期。應作爲無効。柳如聲道。相差二分鐘。不能算過期。我道。既然定了期限。一分鐘也不能差。何況二分。況且全體的期限只有三分鐘。相差就有二分。更不能通容。譬如三年的期限。過期二年。難道也有効麼。柳如聲道。這話不錯。應該是我作東。今天就請你在我家裏吃便飯。我道。我就不客氣了。這時候我們又談了一回閒話。還沒有吃晚飯。柳揚聲已回來了。欲知揚聲回來了和我們說些甚麼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三回 雌貓相思演員得意 金魚浴美看客受窘

話說當日我在柳如聲家。如聲留我吃晚飯。在吃飯之前。揚聲從外面回來。一見了我。便道。任君先生。幾時來的。我道。昨天不及赴約。今天特來談。揚聲道。關於新人生雜誌的事。想舍弟已向先生說過了。我道。早已領教過了。極好。極好。揚聲道。今夜開映的新片。將來之世界。不可不看。如聲道。這片攝製好久了。今夜初次開演。必有可觀。難得任君先生也在這裏。我們吃過晚飯。一同去罷。我道。這張新片。是那家公司的出品。是國產。還是舶來品。我似乎沒有聽見說過。今晚開演。報上也沒有廣告。莫不是二位柳先生騙我。如聲道。那敢騙你。不過。這家公司很特別。他攝製各種片子。原不是想賺錢的。他不肯租給影戲館開映。只是自己開映。他不希望有多少人看。所以也不登報。其實。便是大登其廣告。也是沒有人要看的。



我道。價錢太貴麼。如聲道。不是。不是。不但完全免票。而且有贈品。并代開消汽車費。我道。這樣。怪不得不登報。大約去看的人。總是要有熟人介紹罷。揚聲道。介紹是不要的。不過一般的人。也不知道他的地點及開演的日期。如聲道。就是知道。也決沒有人要去看。我道。這又奇怪極了。即使影片不好看。單去領領贈品也好。況且還有不出錢的汽車坐。如聲道。先生。你有所不知。這家公司。的出品。太高深了。至少要一百年以後的人才看得懂。看了才發生興味。和現代上海人的眼光。相差得太遠了。看影片的人。都是要尋樂的。誰肯只爲了坐白汽車而被關在那裏耐悶。所有的贈品呢。也是極高深的書籍。現代一般的人。誰看得懂。拿去賣錢。也沒人要。我道。關於看客方面的情形。我知道了。我却不懂。這位公司的老板。爲甚麼要做賠錢的生意。如聲正要回答。揚聲道。飯來了。我們一面吃飯一



面談罷。這時候女僕已送上飯來。如聲道：吃便飯。我道：柳先生，你還說客氣話麼？於是我們三人就坐下來吃。一面吃，一面談。我又接着問：那家公司的老板，爲甚麼愛做賠錢的生意？如聲道：他本是個富人，賠錢賠得起的。他這種辦法，無非是提高藝術程度的意思。這種事情，在我們現在看起來，好像是很奇怪。其實，在一百年或八十年以後的人看起來，就極平常了。我道：爲甚麼呢？如聲道：先生想還記得兩句老話，叫做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我道：這兩句名言，我記得的。如聲道：這件事也是如此。我且說兩件關於讀書的事給你聽。譬如往外國留學，每年花上幾千元金洋錢，才能跑到外國去吃麵包。而這幾千元金洋錢，私費的，是要一個個自己挖腰包。公費的呢？揆定了額子，要想補一名，千難萬難。但是在嚴又陵往外國留學時，除了一切費用由國家供給以外，還有津貼可拿。這種便



宜事情。在現代往那裏去找。然而當時竟沒有人肯去。又如上海的大學。從內地來投考的學生。成千成萬。如螞蟻一般。一個個帶了充份學費來。送給學校裏。還要左考右考。惟恐考不取。却是約翰書院在初辦的時候。進去的學生。不但是不收學費。而且每年貼兩套衣服。這雖然有一點教會的關係。然而同是這個學。到了後來。也要收學費了。可見這一類的事情。今古一轍。我們現在以為很怪不可解的事情。到了一百年或八十年以後。便不奇怪了。便都可解了。我道。柳先生的話不錯。今日聞君一席話。真是勝讀十年書。當時我們一面吃飯。一面談話。不多一回。飯已吃完了。揩了面。喝了茶以後。揚聲就吩咐女僕往外面去叫汽車。我們看看手錶。已經七點半鐘了。我道。時候不很早了。揚聲道。不要緊。他們八時開映。還有半點鐘。從從容容的可走到。汽車來了。我們上了車。揚聲吩咐車夫開



到畢新路去。車夫知道開車就走。我們坐在車裏談了一回閒話。不知不覺已到了那邊。揚聲又招呼車夫停了車。三人一同下來。只見門前也沒有甚麼牌子。揚聲和看門的人招呼一下。看門的人會意。就問車錢付多少。揚聲道。付他五元。說罷。我們就一同走了進去。有招待員走過來。送給我們的說明書和贈品。每人一份。這時候已聽見機聲札札。裏面已經開演了。我們走了進去。只見疎疎落落的。只有七八個人在那裏看。我們就隨便坐下來。前後左右都是空位置。我們三人坐在一塊。非常的舒服。我把說明書打開來一看。只見是一張簡單的戲目。並沒有多少說明。那戲目是。

第一本 貓的結婚與離婚

雄貓 苔拉

雌貓。苔麗。

證婚人。無名貓。

律師。無名貓。

第二本 金魚的浴美

三尾小姐。

黑背紅襟姑娘。

龍眼小姐。

密斯大紅肚。

第三本 蛙的跳舞

綠衣小姐。

白襟先生。





第四本

神與烏龜賽跑。

第五本

飛機與臭虫大戰。

第六本

.....

我正要望下看時。如聲忽然拍着我的肩。說道。任君兄。你爲甚麼不看銀幕。只看說明書呢。我聞言。才抬頭看銀幕。只見銀幕上映的是一隻雌貓。坐在空地上望月亮。除了天上是一個明月。幾片白雲而外。地上只有這一隻貓。旁的東西一點也沒有。這隻貓望了半晌的月亮。又立起來伸了一伸腰。我覺得這種簡單的影片。確是枯燥乏味。確是看不出他的好處。



却聽得遠遠的坐在我們後面的一人低語道。表情好極了。表情好極了。他說話的聲音雖然是極低。却是因人少的關係。聽得很清楚。我聽見他這樣說。實在有些好笑。却又不敢公然笑出來。只好忍住了。再抬頭看看銀幕上。只見還是這隻雌貓在那裏表演。我越發覺得乏味。却又聽見如聲低語道。表演得不差。我聽了如聲的話。有些生氣。便想回過頭來質問他。好處在那裏。却又想道。且慢。我倘然質問如聲。一定要引起全體看客的注意。說我的程度太低。不能領略這片子的好處。免強忍住了。不說話。再把眼光放到銀幕上去。只見這時候銀幕上映的。已不是那隻雌貓。另是一隻白毛的貓。大約是一隻雄貓了。雄貓依舊是望望月亮。伸伸懶腰。但是如聲又不住口的稱贊他的表情好。說道。能把刻骨的相思。細膩地描寫出來。如聲雖然如此說。我却覺得乏味極了。然而既已來此。又不得




不振起精神。假充領會的樣子。不然就要被人家笑話。心裏暗想。這種影片。怪不得貼了車錢。貼了贈品。送給人家看。人家也不要看。這樣的看影片。不是尋樂。簡直是受罪。這時我又抬頭望望銀幕上。只見另一隻黃貓。和先前那隻白貓。相對坐着。這大約是在討論婚姻問題。然而在我看起來。一點好處也看不出。一點興趣也沒有。不知不覺。就把頭低下來。放在座位前面的椅子背上打瞌睡。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。忽然有人把我背上拍了一下。把我驚醒了。回頭一看。正是揚聲揚聲道。任君先生。快看。這是龍眼小姐。我聞這言。回頭看看銀幕上。映的是一尾三尾子黑色的金魚。兩隻眼睛。特別的大。這大約就是所謂龍眼小姐了。他是在水中游泳。雖然是一搖一擺。姿勢非常的活潑。然而這種三尾巴黑色的金魚。在我們家中金魚缸裏也有的。又何必要跑到這裏來看。我想今天真是冤枉。



又想。既然如聲揚聲兄弟這樣稱贊他。諒必他實在是好。只是我的賞鑒的程度太低罷了。這時候如聲問我道。任君。你以為怎樣。我只得答道。實在表演得不差。如聲大喜道。不錯啊。到底你的程度高。我想一般的上海人。一定是看不懂的。如聲如此說着。我也只好說道。他們那裏會懂。除非受了三十年教育再來看。如聲道。你的話不錯。這時候背後又有一個人說道。好啊好啊。把全個屁股的美都表現出來。正說着。又有一條金魚游來。於是那人又道。這個姿勢更好。如聲也道。表情很深刻。我聽了他的。實也好笑。為甚麼金魚表情。他也能彀領會呢。又想。金魚當然是能表情的。他能領會。是他的賞鑒的程度高。我不能領會。是我的程度低。我又何能笑他。但是。我想從今天的影片上。略尋出一點興趣來。也不辜負今天來看一遭。然而細心的看。終看不出好處。終引不起興味。只覺越看越疲倦。



越看越沈悶。不多一回。便又睡着了。又不知睡了多少時候。被如聲把我喚醒轉來。我實在是不好意思。只好說道。柳先生。你不要怪我。我昨天睡得遲一點。平日午飯後又要睡一下。今天也沒有睡。所以這時候就支持不住了。然而辜負了這樣好的影片。實在可惜。如聲道。先生既然疲倦了。我們就回去罷。我却又故意的答道。疲倦只管疲倦。好片那裏捨得丟掉不看。如聲道。是啊。只不過先生辛苦一點。我道。有了好影片看。那怕辛苦。但是我一面說。一面又打呵欠。如聲忙劃了一支火柴。並拿了一枝紙烟。遞給我道。吸吸烟罷。我道。謝謝你。我就把紙烟接過來吸着。到覺得精神爲之一振。再看銀幕上。還是這幾條金魚在那裏浴美。只不過由兩條增加到四條罷了。我暗想道。看來看去。只不過這幾條金魚。有甚麼意味。只是低着頭吸烟。也不把眼睛放在銀幕上。又過了一回。才抬頭一看。只見



浴美已經浴畢了。幕上映的正是青蛙的跳舞。兩頭青蛙兩足立在地上。兩足互相牽着。在那裏跳。看他的樣子。好像是很合拍的。並不亂跳一頓。但是如聲却說。這不過平平常常。不及貓和金魚表演得出神。我初看見青蛙跳舞。到也略有一點興趣。後來看見他們跳了半天。只不過這一套老把戲。便又有些厭倦了。然再也不敢打磕睡。倘然再打磕睡。真要被人家笑話。然而眼皮不由我作主。他又耍合下來。此時忽然心生一計。低聲對如聲道。柳先生我想走出一回。如聲道。那裏去。我道。小便去。如聲道。你出去找茶房間一下。小便處就在左手邊。我道。好好。我一面說。一面走了出去。四處望望。却不見有茶房。幸向左轉。過灣走了幾步。就尋到了小便處。其實我並不要小便。只不過想借此出來走走。但是。既然尋到了小便處。也就自欺欺人的假做了一回。恰像小學生騙先生一般。口裏說是出



課堂去解水。其實是出去散散心。先生明知他是如此。却也由他去。不肯追究。我自己想想。便禁不住好笑起來。幸虧此時空地上沒有人。今天的月色又很明朗。我就在一株梧桐樹下。找了一塊石頭。坐了下來。覺得在這裏看月亮很舒服。比看甚麼青蛙的跳舞。真要好得多。我在外面坐了好一回。才走進去。只見銀幕上映的是幾隻飛機在空中飛。如聲道。任君你爲甚麼去了這半天。烏龜賽跑的一本。已經映過了。現在映的是飛機和臭蟲大戰。我道。如何只見飛機。不見臭蟲。如聲道。你看。臭蟲在後頭。正在這樣的說着。只見空中起了一陣大霧。把飛機都籠罩在霧裏。我不覺失聲道。啊呀。不好。飛機遇見霧了。揚聲連忙止住。我道。那裏。那裏是霧。是飛機從空中撒下來的臭蟲藥粉。揚聲這樣一說。我自知失言。不知不覺。面上發起燒來。不知怎樣說才好。只得回頭向銀幕上望去。這時銀幕上



正映着一個死臭蟲。非常的大。她有兩尺多長。一尺多闊。我道。好大的臭蟲。揚聲道。這就是被那藥粉藥死的。這一本戲。很有意思。是表明科學的進步。用藥粉除盡一切的毒蟲。用飛機在空中撒下來。不過是一種寓意罷了。我聽了這話。能穀十分明瞭他的用意。就接着說道。這個大臭蟲。過份的描寫。也寫得很好。揚聲道。是的。描寫得很好。我這一句話。沒有說錯。我心裏便安慰了許多。這時候如聲忽然說道。時候不很早了。我們回去罷。不必等到映完了。揚聲聞言不語。我道。既然如聲先生說要回去。我也想回去了。揚聲看見我們二人都說要回去。他也說。如此。便回去罷。於是我們走了出來。到了門口。門口有定備的送客汽車在那裏。守門的人招呼我們三人上了車。如聲吩咐車夫先送我回了家。然後把車開到他們家裏去。這時候已經夜深了。我回家便睡覺。不提。第二天早晨起身。才把



昨天帶回來的贈品打開來看。原來是厚紙包裹了的。把紙包打開。乃是
一本極精美的畫冊。欲知道這本冊子畫些甚麼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喜 第十三回

一九二



第十四回 覽贈品畫師寓深意 看題名作家弄玄虛

話說我那天看了一夜的電影。就納了一夜的悶。臨走帶回來一包贈品。當夜不及細看。第二天把他打開來看。乃是一本精美的畫冊。先隨便翻了一頁。只見所畫的也是莫名其妙。原來上面是畫了一個螳螂。却是兩隻最後的脚立在地上。把身體豎起來。如人一般。肩上擱了一個擔子。擔子很重。把腰也壓彎了。再看擔子是甚麼呢。原來是兩塊大石頭。這幅畫就是這樣的簡單。以外沒有甚麼了。說明的文字也沒有。我看了實在是。不懂。細細的想。也想不出他是甚意思。便把這一頁揭過了。再看下面一頁。這一頁畫着一個女子。手裏拿了農器。在田裏作工。却是一面還拿了一本書在那裏讀。左邊角上畫了很小的一匹鹿和一隻狗。以外再沒有甚麼了。這一幅畫。我看了也是不懂。又連翻幾頁。看見一幅畫的是一個



螞蟻和一匹象。却是螞蟻和象是一般大小。又看下面一頁。畫的是一條大鯨魚。然鯨魚的身上只有骨骼而沒有肉。肚裏藏着兩條兵艦。兩條兵艦上各有許多兵。開砲的正在開砲。拿着遠鏡探望的正在探望。仔細一看。兩隻兵艦正在那裏開戰。兩艦的旗幟也不相同。這一點也已表明了是兩國的兵艦。這張圖我可以看得懂。是表明戰爭的結果。是兵艦被吞入鯨魚肚裏去。但人們始終不悟。到了鯨魚肚裏。還是要打仗。或者也可說。這就是蠻觸相爭之意。大約這一幅畫。在全冊之中。要算是頂淺的了。所以我能覈看得懂。不過。他在上端左角上。畫了一匹極小的鹿。和一個舞女。上端右角上。又畫了一匹極小的鹿。並一隻雄雞。這是甚麼意思。我又不懂了。再往下面翻。無非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畫。說他難懂呢。却又是些常見的東西。說他容易懂呢。實在是不倫不類。當時我看了一個上



午除了這一幅鯨魚肚裏的兵艦。看出一點意思來。以外完全看不出所以然。這天午後。我因為有旁的事情。就把他丟開了。過了兩天。因為去訪樂天翁。就順便把這本畫冊帶去給他看。我也不說明這本畫冊的來歷。只向他請教畫中的命意。樂天翁道。任君。你這本畫冊。到底是甚麼地方來的。你須說明白了。我才能看得出畫中的命意。我究竟當他是推背圖看呢。還是當他是諷刺畫看。我道。這個任便你看。這時樂天翁隨手翻着。剛翻到鯨魚肚裏的兵艦。樂天翁道。這個很容易明白。就是蠻觸相爭的意思。我道。不錯。正和我的意見相同。但是左角上的鹿和舞女。是甚麼意思。右角上的鹿和雄雞。又是甚麼意思呢。樂天翁想了一想。說道。這是數目。鹿和六同音。舞和五同音。五六相乘就是三十。這是表明左邊的兵艦上的兵是三十。然三十太少。或者他以一萬為單位。那麼就是三十萬了。



右邊呢。鹿還是六。雞和七音相近。六七四十二。就是說這邊的兵是四十二萬。以三十萬和四十二萬對敵。可以大打一仗了。我道。一隻兵艦上恐容不下三四十萬人。樂天翁大笑道。這個無非是寓意。這還能如此拘泥麼。我道。這話是不錯的。而且你說鹿就是六。我也可以拿他解釋另一幅圖了。於是我就把前面那幅女子在田裏作工的圖翻出來。給樂天翁看。對他說道。先生。你看這上面。也是畫了一隻鹿和一隻狗。鹿就是六。是對的狗呢。樂天翁道。狗和九音相近。六九五十四。這就是表明這女子的年紀。是五十四歲。全圖的命意。就是說。將來的女子。人人要作工。也人人要讀書。就是年長失學的。也要補習。這個五十四歲的女子。就是年長失學正在補習的代表。我道。這話也不錯。還有兩幅。再要請教。於是我又翻出那幅螞蟻和象來給他看。請他說是甚麼意思。樂天翁看了一看。說道。這



個也不難懂。螞蟻是代表小的動物。象是代表大的動物。今將兩物畫成一樣大。就是萬物平等的意思。這是很明白的。有甚麼難懂。我被樂天翁如此一說。也就恍然大悟起來。不禁跳起來說道。好啊。好啊。一點也不錯。你不說。我却想不起。你一說。我就明白了。這幅圖好極了。圖是很簡單的。却是意味很深長。於是我又將那幅螳螂圖翻出來給他看。樂天翁道。螳螂雖然瘦得可憐。却是他的肩上的擔子是很重。螳螂是指人民。擔子是指他對於國家所負擔的責任。我道。石頭是甚麼。樂天翁道。從來土石並稱。石就是土。土就是土地。土地就是國土。我道。這話也不錯。但是他爲甚麼旁的動物都不畫。單畫這一個螳螂。不知可有甚麼寓意。樂天翁起初說。沒有甚麼寓意。後來想了一想。才道。螳和堂同音。大概是取堂堂地做個人的寓意。就是說。倘然要想堂堂地做個人。就有很重的責任。我道。如



此解釋。雖然像是穿鑿一點。却也能自成一說。我們看了這幾幅畫。又談了一回閒話。一個上午。便過去了。我便在樂天翁家吃了午飯。大家仍舊來看這一冊畫。樂天翁隨手翻了一頁。只見上面畫了四條魚。一個廟。廟門上的匾額是白雲禪院。窗子裏面一張小几。几上一個花瓶。我道。這分明是一幅山水畫。却是四條魚。又不倫不類。樂天翁道。這沒有甚麼深意。不過是普通的祝頌語。你看。這四條魚。都是鱖魚。鱖和季音相近。四鱖。就是四季。瓶和平同音。禪院就是庵。庵又和安同音。合起來看。就是四季平安。所以說。不過是一句普通的祝頌語。沒有甚麼深意。我又隨手翻了一頁。上面畫的是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像。下面再畫了一個人。舉着杯子。在那裏飲酒。我道。這一幅。真不知是甚麼意思了。樂天翁道。這一幅意思淺極了。無非是聖賢受罪。不肖者行樂的意思。只不過是一句諷世的老



話。我道：這樣說。雖然也說得通。但是決不會如此明白淺顯。必定另有甚麼用意。樂天翁道：現在讓你來解釋看。我道：我也解釋不出。樂天翁道：我的解釋。既然可以通。便可證明這幅畫是不好。倘然真好。他的命意是確切不可移易的。如今既然可以移易。就不能算是絕好。我道：王先生。你這一句話到有理由。我很佩服。不過我總覺得他別有命意。樂天翁道：現在我就和你賭一下。你如說出他的命意來。我就照樣賠償你。這樣的一本畫冊。你如說不出。那麼你這本畫冊就送給我罷。樂天翁說罷。意思戀戀於這本畫冊。好像是很想攬爲己有的樣子。却是我也很愛他。我那裏肯輕易放手呢。我就道：王先生。我不和你賭。你明知道我說不出。你便想乘此奪取我的畫冊麼。你須知道。這本畫冊。得來很不容易。怎肯輕易被你騙去。樂天翁半怒半笑道：豈有此理。我幾時騙取你的畫冊。我道：你說



和我賭。賭同騙相去幾何。樂天翁道。你說。你這本畫冊得來不易。到底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呢。我道。我可不告訴你。樂天翁道。是甚麼人畫的呢。我道。不知是甚麼人畫的。便使知道。也不告訴你。樂天翁遲疑了一回。然後說道。任君。你真的不肯告訴我麼。我很堅決的答道。真的不肯告訴你。這是我的自由。你不能強迫我的。樂天翁微微的歎了一口氣。然後又微微的笑道。任君。我不過和你相戲罷了。其實不須要你告訴我。我自己早已知道了。我佯驚道。你怎麼會知道。樂天翁把那畫冊拿過去。翻出最後一頁來給我。看上面清清楚楚的題了十個字道。

樂天翁命意陶靜修作畫

我一見了這十個字。呆了半晌。說不出話來。原來我那天得到這一冊畫。還沒有細細的看完。不曾知道就是樂天翁的命意。不曾看見他題了名。



題在後面。今天還要和他爭論作者是誰。這真是笑話了。當時我雖然懊惱我自己太冒昧。同時却也忍不住好笑。樂天翁又慢慢的說道。任君。你現在知道作者是誰麼。我道。我知道了。但是你如何不早說。樂天翁道。早說了。有甚麼趣味呢。一定在這時候說出來才有趣味。但是你從甚麼地方得到這本畫冊呢。我道。你不必假問了。你那有不知的道理。樂天翁笑着不做聲。我道。王先生。既然是出於你的命意。那麼還有幾幅解釋不通的。請你解釋給我聽。樂天翁道。這個不必。讓你自己先去想一想。你如想不出。再來問我。才有意味。倘然老老實實的說給你聽了。有甚麼意味呢。譬如打謎子。是叫人猜的。不是把謎面謎底一齊拿出來給人家看的。我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只好帶回去瞎猜了。說罷。彼此大笑。當時我又和樂天翁談了一回閒話。才辭別樂天翁而歸。把那本畫冊帶了回來。慢慢的猜。但

是過了幾天。也猜不出甚麼。漸漸的興味也減少了。一天柳如聲來訪我。才把這件事又重提起來。欲知詳情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

第十五回 爭辨白鬢博士銜 發揮紅樓人種論

話說當日我從樂天翁處帶了畫冊歸來。忽忽過了幾天。柳如聲又來訪我。一見面就問我道。任君先生。你那天看影片。覺得怎樣。我不便說我看。不懂。我只好說道。很有意思。不但是看了很好的影片。而且得到很好的贈品。如聲道。你的贈品是甚麼。我道。我的贈品和你的不一樣麼。如聲道。不一樣。各人不同。我便趕緊問道。那麼請先問你的是甚麼。如聲道。我的運氣很不好。只得到一幅白紙。翻來翻去。看不出甚麼。我道。你何不拿他向太陽照照。夾層中可有甚麼。如聲道。早照過了一點甚麼也看不見。如聲一面說。一面從手提皮箱裏。拿出那張紙來給我看。只見是一張黃黃的上等毛邊紙。實在是一張空白紙。上面一點甚麼也沒有。我看了又看。忽然記出一件事來。知道其中的玄妙。便對如聲說道。柳先生。你放在水



裏看看。可有甚麼。如聲道。你休騙我。紙一放入水裏。便再也撈不起來了。這件贈品。決不是一張無用的紙。我怎肯輕易丟掉。這時我一面和如聲談話。一面已叫女僕打了一大盆水來。強把如聲的紙拿來。鋪在水面上。如聲忙來搶。但是已經遲了。早被我把他放入盆裏去了。論時遲。那時快。那張紙一放下盆去。上面便顯出白字來。仔細一看。原來是九個大字道。未來的世界。不可思議。柳如聲很失望的說道。原來只不過如此。我道。柳先生。你不要失望。原來這是他送給你的贈品。不是你花錢買來的。你有甚麼不合算呢。柳如聲道。這話也不錯。但是他何不老老實實寫出這幾個字來。何必要轉這一個大灣。我道。柳先生。倘然老老實實說出來。而不轉一個大灣。又有甚麼趣味。你要知道。所有的趣味。無非是藏在轉灣的中間。如聲道。到底他爲甚麼乾紙看不見字。放在水裏。却看見字。我道。柳




先生。虧你是個外國留學生。連這一點化學知識也沒有。原來他全是化學作用。如聲道。這是近於變戲法。我們留學。不是學變戲法。那裏會知道。我道。這真倒霉。同是一件關於化學的工作。在外國人做起來。便是科學。便是發明。一到了中國人手裏。就算是變戲法了。這個戲法。我是知道的。但是你既然如此看輕我。我就不願意告訴你。如聲好奇心切。看見我不願意告訴他。他愈是要知道。便道。任君先生。你如告訴了我。我便贈給你一個博士學位。我道。我便告訴你。看你贈給我一個甚麼博士。如聲道。決不食言。我道。這個戲法很簡單。只消用白礬調水。寫字在白紙上。等他乾了一點也看不見。但一放在水裏。便又看得見了。這個原理。就是有白礬處不受水。所以就顯出和那張紙是兩樣的顏色。如聲道。是如此簡單麼。很好。很好。但是。科學貴乎實驗。你要實驗一次。給我看。實驗靈了。我才肯



把博士學位送給你。我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我也只好依你的話了。」於是就叫女僕往藥材舖裏去買白礬。我一面和如聲談談閒話，片刻，白礬買回來了。我就實驗給如聲看，果然不錯。如聲才無甚麼話說，只道：「任君先生，我便送你一個戲法博士的頭銜。」我跳起來說道：「甚麼話？甚麼戲法博士？豈不難聽？難道連一個化學博士也挨不到麼？」如聲也跳起來說道：「虧你是一個博士，連邏輯也不懂。譬如牙醫生，他是專門鑲牙的，而不會醫治其他的病，所以只稱牙科博士，而不稱醫學博士。你今所知道的，雖然也是關於化學，但只是化學中的一小部份，而不是化學的全體，怎麼能稱化學博士？你的化學，只是遊戲化學，所以我贈給你一個戲法博士的頭銜，一點也沒有冤屈你。我也和他爭道，你的話不對。譬如梅博士，他也只會演戲，而不會做文，不會吟詩，爲甚麼能稱文學博士？照你的邏輯說，戲劇只



是文學的一小部份。而不是文學的全體。那麼他也只好稱戲劇博士了。既然他能稱文學博士。我也可稱化學博士。如聲被我這樣的一說。說得無話可答。想了半天。才道。任君。我現在改贈你一個白鬃博士的頭銜。好不好呢。我懶懶的答道。好到好。只怕此風一開。以後就不勝其煩了。如聲道。爲甚麼不勝其煩。我道。既有了白鬃博士。也可以有黃連博士。也可以有甘草博士。也可以有麥冬博士。也可以有川芎博士。也可以有……如聲忙道。先生。你不要說了。算我輸了罷。我道。不是空說輸了算事。必須拿博士學位來。如聲道。文憑也要慢慢的寫起來。也要開一個會。請名人演說演說。才把文憑很鄭重的送給你。難道從我的荷包裏挖出來送給你。就算事麼。我們正在爭論不決。只見外面又走進一個人來。我回頭一看。不是別人。正是揚聲。揚聲一見如聲。便道。你也在這裏麼。你的那張白



紙怎樣呢。如聲道。說穿了。不過是這麼一回事。你坐下來。我說給你聽。於是揚聲就坐了下來。如聲把剛才的事。細細的說了一遍。揚聲也大笑道。所謂未來的世界。不可思議。原來是如此。我道。有所謂白鑿博士。豈不是不可思議麼。揚聲也笑道。這真是不可思議。現在我再要問問你。你那天所得的贈品是甚麼。我道。請先問你。揚聲很得意的答道。我很幸運。我得到一冊人種新論。這雖然是鉛印的一冊小書。但是書舖裏是沒有得賣的。這是最新發明的一種學說。我們不可不讀一讀。廣廣見聞。揚聲一面說。一面從他的皮包裹取出書來。這時候如聲忽然說道。這冊書我已先讀過了。現在你們二人慢慢的讀罷。我先走一步了。揚聲道。這冊書我也讀過了。但是不妨重讀一遍。你如要走。你先走也好。我道。如聲先生何妨也重讀一遍。如聲道。我還要去訪一個朋友。我還是先走罷。我道。既然



如此。我也不強留了。如聲早已立起身來望外走。我一直送他到門外。然後回來。和揚聲同看那一冊書。只見是一冊印刷極精美的小書。暗綠色的硬簿面。正中四個大金字道。人種新論。右邊一行小字道。空前之大發明。我們翻開簿面。我正欲看第一行。揚聲道。前面的空話。你且不要看。請看這裏罷。揚聲一面說。一面翻了幾頁。指著一行給我看。我的眼光跟著看去。只見那上面說的是。

……紅樓夢上說。男子是土做的。女子是水做的。這兩句話。千真萬確。一點不錯……

我讀到這裏。就不再讀下去。笑道。原來如此。原來是紅樓夢上的人種論。揚聲道。不然。你再讀下去。看是怎樣。於是我接著讀道。

所謂男子是土做的。並不是迷信。甚麼上帝能穀擗土爲人。乃是說男



子是由陸居動物漸漸變成的。所謂女子是水做的。並不是說甚麼洛神。甚麼湘君。乃是說女子是由水居動物漸漸變成的。

然而陸居動物的最初祖。是產生於地上的極小的生命。水居動物的最初祖。是產生於水中的極小的生命。所以說一個是土做的。一個是水做的。這話大概是不錯罷。

人類是由陸居動物變成的。這一說已經成立了。就是普通所承認的。猿猴爲人類初祖之說。但是普通說一切的人類是由猿猴變成的。却没有把男女分開來說。現在却要單說男子由陸居動物變成的。有甚麼證據呢。就是少水的地方也就少女子。多水的地方也就多女子。譬如在中國甘肅一帶地方。水量是極少的。水是極寶貴的。想喝一口水很不容易。所以那地方的女子也特別的少。男女的數目不能平均支



配不得已而通行一妻多夫之制。不但是兄死了弟可以娶嫂。弟死了兄可以娶弟媳。就是兄弟數人共娶一妻。輪流值夜的。也是極普通的事。這樣的情形。惟一的原因。就是男多女少。女子不穀支配。所以如此。這確是事實。並不是憑空造出來的假話。然而那地的女子爲甚麼這樣的少呢。無非是和少水有極深的關係。再看江南。水也多了。女子也多了。雖然沒有統計。不知道男子與女子之比。是幾與幾之比。但是通行一夫多妻之制。還不覺得女子的缺乏。這就可以知道是女多於男了。而且江南的女子。格外的聰明美麗。和別處不同。這是甚麼道理呢。無非是和多水有極深的關係。……

我讀到這裏。不覺點頭說道。這話到也有些理由。揚聲道。任君先生。你看你的話不是亂說了。我道。不是亂說。揚聲又翻了幾頁。指著一段給我看。

道。你看這一段。我跟著看去。只見那一段說的是。

水居動物。能殼變成人。也有極充份的證據。並不是隨口亂說的話。……
我道。有甚麼證據呢。揚聲道。你看。我接著讀下去道。

人能游泳。女子尤喜歡游泳。照外國的統計。游泳的人。是女子比男子多。照中國的情形看。畫報上所登的游泳的照片。可說十之八九是女子。只不過十分之一二是男子。這可證明女子格外的喜歡游泳了。儻然人不是由水居動物變成的。何以能殼游水。倘然不是女子和水居動物的關係格外的深。何以女子格外的喜歡游水。這是水居動物變成人。尤其是變成女子的一個原因。

不游泳的人也喜歡在家裏洗澡。女子尤喜歡洗澡。這是第二個證據。人要吃鹽。一天沒有鹽吃。便覺得難過。鹽是產生於海中的。可知原始





的人類。是和海水有極深的關係。倘不是曾經住在水裏。決沒有喜歡吃鹽的習慣。這是第三個證據。

古書上說。南方的人。斷髮文身。他把身體上畫作蛟龍的情狀。和蛟龍相混。不致被蛟龍所害。且可以威嚇他種水居的小動物。照這段話看來。可知古代南方的人。還是水陸兩棲。可知他們的始祖。一定是水居的了。這是第四個證據。

又據傳說。海裏有一種人魚。一半是人。一半是魚。腰以上完全是人。腰以下完全是魚。而且人魚都是女子。這是第五個證據。

照上面的證據看來。水居動物變成人。尤其是變成女子。是確實可據的了。

大約最初的女子。是由水居動物進化來的。最初的男子是由陸居動

物進化來的。有了這兩項男女。然後孳乳繁殖起來。乃就愈過愈進化。愈過則生活愈複雜了。

此而追本窮源的說起來。還是紅樓夢上兩句老話。男子是土做的。女子是水做的……

我看到這裏。不禁稱贊道。好好。無論他說得對不對。但是這種強詞奪理的話。已經可以使我們佩服到極點了。我再要往下看。揚聲却道。下面沒有甚麼精彩了。可以不必看罷。我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就不看了。但是我已經領教够了。於是我便把這一冊書摺起來。還給揚聲。揚聲把書收了。然後問我道。你的贈品呢。我這時便把我的那冊圖畫拿出來。和揚聲一同賞鑑。將我所能解釋的。一一解釋給揚聲聽。我所看不懂的。揚聲也看不懂。看了一回。我把畫冊收了。又和揚聲談了一回閒話。揚聲才告別而去。揚





聲剛走出門。如聲又有電話來。約我後天往他家裏去閒談。並會一個奇怪的。朋友。欲知這個奇怪的朋友是何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喜 第十五回



第十六回 提倡學生殺先生 主張報紙代書籍

話說那天如聲打電話來約我往他家裏去閒談。並會一個奇怪的朋友。第二天我一天沒有出門。第三天一早我就去訪如聲。因爲怕去得遲了。說不定客多了。沒有機會和那奇怪的朋友談話。走到那邊。剛是早晨八點半鐘。如聲方才起身。另有一客已在他家裏。如聲介紹我們相見。對我說道。這位是程誠之先生。他的學問思想都很好。這回從我們家鄉出來。在這裏小住幾天。我所以約你來。大家談談。我忙對程誠之道。久仰久仰。如聲也對誠之把我的姓名履歷說過了。這時候我心裏知道。程誠之就是所謂奇怪的朋友。但是子細看看他。也看不出有一點奇怪的樣子來。他是很樸拙的一個鄉村老先生。年紀約在五十上下。頭髮花白了。眼睛有些近。戴了一付近視眼鏡。很沈靜的坐在那裏。我和他招呼。他才和我說



話我問道。程先生一向在貴處辦甚麼事情。程誠之道。在那邊學校裏擔任一點教務。這回是被學生驅逐了出來。我笑道。程先生說笑話。如聲也笑道。任君先生。程先生爲人很有趣。他說話總是如此奇怪的。我知道程誠之這句話。必含著甚麼深意。却猜不出他的意思是怎樣。實在是無法可以回答。只好默默的不作聲。看他下文是怎樣說。停了一回。誠之才繼續說道。我們做教員的。做到被學生驅逐的地步。實在是很不容易。我道。怪不得如聲先生說。程先生爲人很有趣。不過這句話我不十分明白。爲甚麼教員被學生驅逐。很不容易。程誠之道。學生是先生教出來的。先生把學生的程度。教到能殼驅先生。他自己的程度已可想而知了。這豈不是一件難事。我道。程先生不要見怪。大約學生驅逐先生。都是先生不高明。今如程先生所說。先生既然是高明了。爲甚麼要被驅呢。誠之道。任君



先生。你沒有讀過孟子麼。我隨口答道。小時候讀過的。但是久已荒疎了。似乎孟子上沒有說到學生驅逐先生的事。誠之道。雖沒有說到學生驅逐先生的事。但是曾經說到學生殺先生的事。殺比驅逐還要利害。誠之說到這裏。又停住了。如聲忙接著說道。哦。我知道了。孟子上說。逢蒙學射於羿。盡羿之道。思天下惟羿爲愈已也。於是殺羿。莫不是這個典故麼。誠之微笑道。正是。我們大家呵呵笑了一回。誠之又道。假使逢蒙是個沒用的學生。他就不敢殺老師。也不能殺老師。倘然不是羿的本領比逢蒙大。逢蒙也不必殺羿。倘然除了羿以外。再有他人的本領比逢蒙大。逢蒙殺不降殺。也不必殺羿。所以逢蒙殺羿。正可見羿不易及。我便笑道。兄弟雖然做幾年教員。但是慚愧得很。沒有被學生殺掉。也沒有被學生驅逐。想起來是資格不穀。如聲道。大約是情形不同罷。我道。怎樣不同呢。如



聲却又說不出所以然來。程誠之又道。今天我們談得很有趣。兄弟又聯想起一個問題來了。不知二位可喜歡討論。我和如聲一齊說道。好極。好極。我們很喜歡討論。請程先生說。是一個甚麼問題。程誠之道。學生不能殺先生。和先生怕殺不怕殺的。確和學術的進步或退步是有很大的關係。我道。請教程先生。這話怎麼講。程誠之道。你看。中國的學問。在古代不能說不好。但是幾千年來。只有退步。而沒有進步。這是甚麼道理呢。據我看來。都是學生不能殺先生的緣故。都是先生怕殺的緣故。我道。我還是不懂。誠之道。中國教拳術的師父。有一個秘訣。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手。留住了。無論如何。不肯教給學生。他的唯一的原因。就是怕學生學會了。一旦打起先生來。先生沒法對付。先生教學生。少教一手。而這個學生他日做了先生。再教學生。又要少教一手。如此一傳。二傳。三傳。四傳。每傳



一次。要退一步。如此退了幾百年。還成個甚麼樣子。我們聞言。都不覺呵呵大笑。誠之接著說道。拳術如此。其他一切的學問也都是如此。你想中國的學術是這樣。豈不糟了麼。所以我們爲著促進中國學術起見。我們做教員的人。應該拚著頭顱不要。被學生砍去。拚著身體。被學生驅逐。在我們個人固然是莫大的損失。但是在全國的學術界。却是一件極有利益的事。我一直抱著這樣的宗旨。我的口號是先生不怕殺。果然我說得到。做得到。這回就被學生驅逐了。我道。話雖如此說。但恐怕先生的話。都是理想。和實事相去還很遠罷。誠之正色道。我是主張理想和事實是合一的。倘然不能實行。只是空言。那種理想。又有甚麼價值呢。我道。理想和事實。恐怕終不能合一。譬如你先生。被令徒驅逐了。在貴處似乎不能安身。所以跑到上海來。但是上海的人。是最勢利的。倘然你把被驅逐的事。

不要提起。一概瞞過了。人家只知道你的學問好。自然有人來請教你。儻然你不知隱諱。把被驅逐的事。給人家知道了。就明明知道你的學問好。也沒有人敢請教你了。這是實在的情形。並不是隨口亂說。你先生不信。請問問如聲先生。是怎樣。我說罷。把眼光射在如聲面上。看如聲怎樣的說。大概誠之先生要想改變這種風氣。我道。這種風氣當然是不好。但是。一人的力量。如何改變得轉。程誠之勃然說道。先生。你不要看輕了我。儻然我的主張是不錯。我就只管我做。不管人家怎樣的阻撓我。儻然我的主張是錯了。我就自己認錯。改變主張。所以只有主張錯不錯的問題。沒有行得通行不通的問題。我一聽見誠之這樣的說。就暗暗稱奇。說他是不近人情。也不近人情極了。說他的態度強硬。也算是態度強硬極了。總之。無論如何。不愧稱為奇怪的朋友。這時我就忙對他道歉說。請先生恕





我我失言了。誠之道。這不算甚麼。何必道歉。不過我也決不肯受屈。只須把話說明白。便算了。我們再說旁的話。這時候我就改口問道。程先生的見識高極。不知對於現在的教育有甚麼意見。誠之道。這個國家自有規定了的教育宗旨。我又何敢亂言。不過照我個人的理想。將來總有這麼一天。教育就是生活。生活就是教育。我點頭道。這兩句話。是今人所唱的高調。但是和實在的情形。也相差很遠。誠之道。這不過是時間問題。遲早終要實現的。照我個人的意見。將來的小學校。是不用教科書的。我道。不用教科書用甚麼呢。誠之道。只用實物標本和當天的報紙。我道。實物標本當然不錯。只是用報紙是很特別的。誠之道。那時候的報紙和現在的報紙不同。篇幅既沒有這麼大。却是文字很簡鍊。所載的事實也極確實。況且另有一種供給小學生讀的日報。就是預備代替教科書用的。這



種代替教科書的日報。天天出版。絕對沒有陳舊不適用的弊病。其中所有的材料。都是實在的生活情形。而且各地有各地的日報。供給本地的小學校應用。絕對沒有空言或隔膜的弊病。如此在時間上說。在空間上說。都適應於學生們的實際生活。豈不是比現在機械式的教科書好得多麼。我道。這話不錯。極佩服先生的高見。不過我要說一句笑話。請先生不要見怪。誠之道。既然是笑話。當然不見怪。我道。那時候的教員。真不容易當。那時候報館的記者。也不容易做。恐怕沒有這許多人材。誠之道。這個可以說不成問題。譬如在三五十年前。正是蒙館時代。預想到像今日的小學教員。好像是永遠找不到這樣的人材。豈知今日竟極容易找了。古語說得好。後之視今。亦猶今之視昔。往後再過了三五十年。我們今日所預想的教員。也是隨處可以請得到。所以我說。人材是造就出來的。只



要肯造就。不怕造就不成。我聞到這些議論。就暗暗點頭稱是。如聲也道。任君先生。你如今可知道程先生的思想新奇。見解高超了。我道。我久已知道了。如聲道。程先生還有更奇怪的話。你沒有聽見。我道。甚麼奇怪的話。我再要領教。程誠之正要說時。只見外面有人進來。欲知來者是何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喜
第十六回



第十七回 萬里結婚兩邊行禮 四字演說努力做人

話說那時程誠之正要說話。只見外面有人走進來。這人不是別人。正是柳揚聲。我忙問道。揚聲先生從那裏來。揚聲道。剛才從樂天翁那裏來。先生惠臨。我沒有在家。拘歉得很。我道。說那裏話。我和如聲先生及程先生談了一回。已領教不少。先生從樂天翁那邊來。不知可有甚麼新聞。揚聲微笑着。從衣袋裏摸出好幾張入場券來。送在我們面前。慢慢的說道。星期日你們要去觀禮麼。我隨手接了一張看看。乃是人家結婚的觀禮券。上面只印了觀禮券三個大字。及禮場地地址結婚人姓名等。並沒有說到吃喜酒的話。我就隨口說道。沒有喜酒吃。那個願去。揚聲道。這位先生行事特別。恐怕他的結婚禮大有可觀。我道。甚麼特別。揚聲道。人家結婚的請帖。無論是新式。是舊式。總是用紅紙印。有的用大紅紙。有的用粉紅紙。



也有的是印了金字。惟有他的是白紙印的黑字。豈非特別。我起初還沒有留心。被他這一句話提醒了。果然覺得他是極特別。原來他是用仿宋字印的白卡片。非常的精美。反比一般的紅帖子好看。這時程誠之插言道。用全白的紙。倒能表出純潔的愛情。如聲道。其實只要成了習慣。也就不成問題。譬如信箋信封。以前都是用紅的。或是紅格子紅蠶條的。如今都用全白的。也不覺得有甚麼奇怪。我道。第一次用。究竟要算是特別。這時我又細看新郎新娘的名字。兩人的名字相並印的。右邊是徐亞男。左邊是李光華。我道。究竟誰是男。誰是女。照習慣。印在右邊的是男。印在左邊的是女。然而徐亞男這個名字。又像是女的。揚聲接着說道。不錯。實在是分不出誰是男。誰是女。如聲道。這個樂天翁應該知道。揚聲道。樂天翁却沒有對我說過。他只說。這個結婚禮。是難得看見的。程誠之道。本來



男女是平等的。何必強分呢。既然是難得看見的。何妨去一廣眼界。橫豎我們憑券入場。更不必認識主人。在入門驗券時。也只是認券不認人。我道。我們幾個人去。券殼不殼呢。揚聲把券數了一數。說道。正好四張券。我們每人一張。於是就把券分給我們三人。他自己留下一張。約定了星期一同去觀禮。當時我們又談了一回閒話。另有一人。來訪程誠之。這人我不認識。我便辭別了誠之及揚聲兄弟回來。只約定星期日我仍到這裏來齊伴同去。我當時回家不提。光陰過得快。忽忽已是星期日。那天上午我便先往揚聲家去。在他家吃過午飯。如聲臨時有他事。不能同去觀禮。只和揚聲及程誠之同叫了一輛汽車前往。到了那邊。只見禮堂門前冷清清的一點也沒點綴。只不過掛了一塊黃底白字的牌子。上面寫的是

今日下午二時
徐亞男
李光華 結婚



門口立着一個招待員。向我們要了券。指導我們進去。我們入門。經過一大片草場。到了廳上。只見廳上已集了許多人。大約都是觀禮的。不過禮堂上一點陳設也沒有。程誠之低聲向我們說道。這種婚禮。很簡單的。現在的風俗。繁華極了。我們很佩服這種簡單的儀式。但是許多來賓。意見頗不一致。有的說。這種婚禮。到很特別。只不過太冷靜了點。也有的說。甚麼婚禮。比喪禮還要寂寞。又有的說。現在的世界。真不是世界了。甚麼結婚的禮堂。連喜幛也沒一幅。甚麼外國留學生。就說真是外國人。結婚也不至如此草率。又有一個女賓道。人家跑了十幾里路。來看熱鬧。不曉得看到一點甚麼。真騙死人。許多來賓。這樣的你一句你一句的說着。程誠之實在聽得忍不住了。就立在人叢中大聲呼道。諸位且靜一靜。聽我說一句話。衆人聽見他這樣的說。又不知他是甚麼人。大家一齊靜了下來。



把眼光注視在他面上。聽他演說。程誠之大聲說道。

我是一個不速之客。我也不認識主人。今天只不過憑入場券而入場的。這回又是自告奮勇的來演說。

來賓聽了他的話。都忍不住好笑。也有的說。這個人是瘋子。但是人家看見他這付神氣。這樣的奇怪。又聽見他的話。這樣突兀。反而把他當一個丑角看。大家都很起勁的聽他往下說。程誠之續繼說道。

我們舊的儀式。麻煩極了。浪費極了。所以要革命。要把舊禮節打倒。但是把舊的打倒了。新的還是一樣麻煩。一樣的浪費。只不過換一個面目罷了。汽車等於花轎。頭上披的紗等於鳳冠。高跟鞋等於繡花鞋。銀盾等於大紅呢幃。這豈不是一樣的麻煩。一樣的浪費。

像今天這位主人的婚禮。這樣的簡單。真是好極了。在這民窮財盡的

中國大家正宜仿行。爲甚麼反有人說是冷靜。我旁觀人也聽得不耐煩了……

程誠之正要往下說。人叢中忽有一人忙走過來。止住他。對他鞠了一個躬。說道。先生。暫停一停。誠之含怒道。你是何人。敢阻止我說話。那人又鞠了一個躬。很和氣的說道。先生。我名叫李光華。誠之聽見李光華三字。連忙鞠躬還禮道。原來是李先生。失敬失敬。先生的結婚禮。如此簡單。好極了。佩服得很。李光華忙道。豈敢。豈敢。剛才恐怕先生的話驚動了來賓。故請先生暫停一停。但是先生的話我佩服極了。還沒有請教先生的姓名。程誠之道。我姓程。字誠之。說罷。又摸出一個名片來。遞給李光華。李光華收了。然後回身對來賓鞠躬說道。剛才程先生的話很不錯。想諸君都贊成的。今日蒙諸位惠臨。實在榮幸得很。來賓中雖然有大多數。心裏不贊





成程誠之的話。却是這時候絕對不肯說。只是默默的不做聲。消極的表示反對。李光華又道。現在時候到了。就請諸君觀禮罷。請證婚人出來。他說完了這句話。就立在一邊。只見裏面便有一個女子走出來。年紀約有二十多歲。犖犖大方的走過來。立在來賓面前。於是大家心裏都想。這就是新娘了。也有些來賓低聲呼道。新娘來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只見那女子微笑着。對來賓略鞠了一鞠躬。說道。諸君不要誤會了。我不是新娘。我是證婚人。我也姓李。名月華。我是李光華的姊姊。衆來賓聞言。好像是大失所望。却又不禁大笑起來。也有人問道。那麼。誰是新娘。新娘在那裏。李月華道。新娘遠在萬里之外。來賓一聽了這句話。都吃了一大驚。嚇得說不出話來。李月華又道。諸位不要怪。聽我慢慢的報告。那麼。諸君自然明白。來賓聽見李月華這樣的說。便一聲不響。靜靜的聽他報告。月華道。

李光華廣東人。年二十五歲。他是美國留學生。今年畢業回國。他在國內時。就和他的表妹徐亞男認識。

徐亞男也是廣東人。年二十四歲。今年剛往美國去留學。他們這個在國內時。那個在國外。這個在國外時。那個又在國內。

但兩人本來認識。後來又不斷的通信。於是就由親戚而朋友。由朋友而戀愛。今天就是他們正式結婚的日期。從今天以後。他們就是正式的夫妻了。

不過。一個在中國。一個在美國。不能同在一個禮堂中行禮。他們就想出一個絕妙的辦法來。就是兩人在兩地分別行禮。李光華在這邊行結婚禮時。徐亞男也在那邊行結婚禮。

兩地各自行禮以後。無論在何日。二人相逢。就算是已經結婚的夫婦。





不必更有甚麼麻煩的結婚手續了。

今天蒙諸位惠臨觀禮。不勝榮幸。現在行禮已畢。請光華過來謝來賓。月華如此說着。先自一笑。向來賓鞠躬而退。然後李光華走過來向來賓鞠躬。口裏說道。多謝諸君。遠道惠臨。又道。請來賓演說。肯賜教的請舉手。他如此說了兩遍。但是來賓中沒有一個人舉手。我低聲道。還是請剛才自告奮勇的程先生罷。說着望望程誠之。誠之道。你又來多事。我道。誰教你先多事。誠之道。李先生的婚禮。既然是如此簡單。來賓的演說。何得反要麻煩。我要說的話。剛才已說完了。再說。也不過是重複。是敷衍。又何苦呢。這時李光華已聽見我們的話。便問道。請程先生演說如何。誠之道。我提前演過了。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。李光華又道。既然是程先生演過了。就請樂天翁演說。李光華這句話。很使得我和揚聲注意。因為我

們沒有知道樂天翁是幾時來的。我們也忘記了他了。忽然被李光華一說。使得我們記起他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我們四處一望。只見樂天翁掛了一付長鬚鬚。立在人叢中。答應李光華。李光華就請他走過去。在衆來賓拍掌聲中。樂天翁已把假鬚鬚摘了下來。提在手裏。向衆人鞠躬。於是又惹得衆人大笑一陣。笑聲止處。樂天翁開口說道。

兄弟把鬚鬚摘了下來。說話可以更清楚一點。諸君聽起來也便利一點。

今天李先生與徐女士的婚禮。以簡單爲主。我們來賓的演說。也當力求簡單。現在兄弟恭祝他們四個字。而四字又是雙關兩意。這四個字就是『努力做人』。

樂天翁說完了這話。就把鬚鬚掛在口上。鞠一鞠躬。將退下來。却不料另





有一人在背後把他拖住。忙喊道：先生再說幾句。解釋雙關兩意。樂天翁只得又摘下了鬚鬚說道。

做人。解爲人。就是聖賢所說的堂堂地做個人。

做。又解製造。人。又解國民。做人。就是製造小國民。

樂天翁說完。便忙退了下來。來賓的掌聲。真是如春雷般響。今日的結婚禮。要算這時候最熱鬧。也要算這時候最能使來賓感到興味。樂天翁演說完後。李光華又謝了來賓。這個結婚儀式。便算完了。衆來賓都紛紛散去。於是我們便走過去招呼樂天翁。樂天翁道：怎麼早沒有看見你們。我們也沒有看見你。彼此大笑一陣。揚聲又介紹程誠之與樂天翁相見。說道：你們二位都是奇人。你們遇見了。必有許多奇怪的話說出來。我們預備慢慢的聽罷。當時我們四人就約定了。同叫一輛汽車回去。欲知




喜 第十七回

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八回 以國嫁人作媒失敗 將妻公世賴婚有辭

話說那天我們一同坐了汽車回來。在車中隨便談談。多半談的是李光華的結婚儀式的事。樂天翁道。下星期再有一家奇怪結婚儀式。不知你們三位。也有興去參觀麼。程誠之首先說道。我很願意去的。我道。程先生。你莫不是想去演說麼。誠之道。如果遇着值得演說的問題。我還是要獻醜。如果不值得演說時。只說一套敷衍的話。那就恕我不會說了。揚聲向樂天翁道。王先生。我也願去。入場券呢。樂天翁道。我沒有許多入場券。倘然你們三位都去。何妨先到我家。我們依舊一輛汽車去。就可以省得入場券。我道。這樣很好。揚聲和誠之也一齊說道。如此很好。我們一面談着。汽車一面駛。不知不覺。早已送我到家。車子暫停了一停。我下了車。和他們三人話別。汽車依舊開去走了。我回到家中。和內子談起今天李家的



結婚儀式。他也很稱贊這種辦法。他說。我們自己的兒女。將來結婚。如果也是這樣的辦法。豈不很好。我道。且慢。他們現在還只有十二三歲。至少還要過了十年。才談得到結婚二字。但是過了十年。人們的思想。又不知要變到甚麼樣子。恐怕這樣的結婚儀式。已經算是很陳舊了。內人道。這話也不錯。回想十年以前的情形。和今日相比。真是大不相同。再過十年。確不知道是變到甚麼樣子。我道。不要十年。恐怕眼前就有新奇的儀式出現。據樂天翁說。下星期就有一家奇怪的結婚儀式。他曾約我去參觀。你如願去。我們就一同去。內人道。李家的結婚儀式。我沒有早知道。沒有同你一起去觀禮。錯過了機會。確是可惜。不過後天的結婚禮。我却不敢心去參觀。我道。爲甚麼。他道。現在還不知道是演一齣甚麼愛情新劇。難保這劇本的中間。沒有肉麻的情節。我聞言。哈哈大笑道。虧你想得到。但



是你如不願去。便算了。我是一定要去的。他道。你只管去。難道我還干涉你麼。當時說罷。一笑而散。光陰過得快。一星期不知不覺又過完了。到了星期那天。我一早往揚聲家裏去。揚聲和誠之都在家。只有如聲因事往杭州去了。我道。兩次特別的結婚禮。如聲都沒有去參觀。未免可惜。揚聲道。我們都得參觀。這就是我們的眼福。我道。眼福二字。用得極好。可見只不過限於是眼福。眼以外。旁的福是沒有份的。揚聲聞言。呵呵大笑道。想不到任君會這樣的咬文嚼字。程誠之接着說道。說到咬文嚼字。我還有一句笑話。不知諸位願聽不願聽。我道。旁人的笑話。我不願聽。程先生的笑話。我沒有不願聽的。請你快說罷。誠之道。這是我在某學校當教員時的一個故事。有一次。學生的課卷中。有一句道。某天。往某處去。參預某君的結婚禮。我看卷子時。覺得一個預字太不妥當。就把他改了一個觀字。



那個學生。不明白我的意思。他就問我。爲甚麼要改。我解釋給他聽道。觀字解作看字。所謂參觀。只不過眼睛看看而已。預就有干預的意思。所謂參預。換一句話說。就是三角戀愛。那學生聽了我的話。才恍然大悟。含笑而去。誠之說罷。我們都拍掌大笑。我道。這真是所謂妙語解頤。揚聲道。這可說是一字之師。我道。有這樣的先生。我也願意做學生。揚聲道。先生就在眼前。你爲甚麼不投拜呢。誠之忙道。不敢。不敢。有如此學生。我就有十條命。也不敷被他殺。這話說得大家齊笑起來。笑罷。揚聲道。不必多說閒話了。時候不很早了。還是在我家吃了飯去呢。還是往樂天翁家裏去吃飯。我道。最好往樂天翁家裏去吃。如在你家吃了飯去。到他那邊。又要耽擱。怕趕不上。揚聲道。誠之先生的意思如何。誠之道。我和樂天翁是初交。不便說要往他家裏去吃飯。但是照時間算。還是任君先生的話對。揚聲



道。既然如此。還是硬派樂天翁作東罷。於是我們就叫了汽車。一同往樂天翁家裏去。到他那邊。剛是十二點鐘。樂天翁第一句就問我們道。你們飯吃過了麼。我等你們不來。我早已吃過了。揚聲道。爲甚麼這樣早。樂天翁道。不早一點。往那邊去。便趕不上。我這時候疑心樂天翁故意的提早吃了飯。和我們相戲。但我們決不可受他的戲弄。當時便搶着說道。我們也早已吃過了。揚聲聞言會意。也接着說道。我們比你更早。樂天翁道。如此便去罷。揚聲道。我們的車子。在門外。便一同去罷。於是我們四人一同坐了車去。我們沒有吃午飯的人。自然覺得有些餓。但是當着樂天翁的面。部不願意說。只是忍着餓。只希望到了那邊。或者有點心吃。那就可以放量大嚼了。汽車走得快。不多幾時。已到了那邊。停了車。樂天翁引導我們一同進去。經過一片草場。才到了禮堂上。時候雖然還早。但是禮堂上



已經擠滿了來賓。這時忽遇見一個招待員。他是認識樂天翁的。忙走過來與樂天翁招呼。樂天翁又介紹我們和他相見。招待員道：「今天來賓很多。外邊已沒有座位。諸位請同我往那邊走。到裏面去坐罷。」樂天翁道：「多謝你招待。」於是我們就跟着他往右邊走。繞着半個禮堂。然後從裏面穿到禮堂的上邊。那裏還有一個空坐位。招待員又與他人商量。讓出三個空位置來。給我們坐。我們坐下。謝了招待員。招待員才告辭去了。我留心看看禮堂。也一點沒有布置。恰和前星期李家的禮堂是一樣的簡單。只不過朝上多掛了一幅中國地圖。地圖上面掛着國旗。我想掛國旗是普通的情形。只有掛這幅地圖。不知有甚麼特別的緣故。我低聲問樂天翁。樂天翁道：「橫豎不多一刻。你就可以知道了。這時候我也不曉得清楚。我聽見樂天翁如此說。也就不再問了。這時候忽聽見一陣鈴聲。我們知



道是舉行婚禮時候到了。滿堂的來賓都靜默無譁。把眼光注在上面。只見那走過一個中年人來。對衆人說道。在下姓廖。字方山。今天替劉惠民做證婚人。說着回頭向後面一望。只見後面正立着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。這時已走向前來。廖方山道。這位就是劉惠民君。這時劉惠民向來賓鞠了一個躬。來賓也欠身還禮。但是心裏都覺得奇怪。爲甚麼只有新郎而沒有新娘。這大概是滿堂的來賓同樣的心理。口裏雖然沒有說出來。心裏總是如此想。只有我們四人的心理。略有些不同。因爲我們總猜着。或者他是學得李家婚禮的老法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我正在這樣的想着。只聽得廖方山又在那裏詳細的報告了。廖方山道。

我們這位劉惠民君。是一個有熱烈情感的青年。是一個純潔專一的戀愛者。他情願爲愛情而犧牲一切。爲愛情而犧牲自己。



現在他愛上了一位青年姑娘。複姓中華。雙名民國。他戀愛了中華民國。把自己的心貢獻給中華民國。把自己的身貢獻給中華民國。今天就是他們結婚之期。承諸君遠道來觀禮。不勝榮幸。其他請劉君自己報告。

廖方山說完。鞠躬而退。回頭招劉惠民走過來報告。劉惠民鞠躬說道。在下先聲明一句。請諸君不要全信廖先生的話。廖先生這些話。在下不承認的。惠民說罷。來賓都拍掌大笑道。好啊。好啊。劉惠民道。諸君且不要笑。聽我再說下去。我的話還沒有說完。於是來賓的笑喧聲又沈靜了。劉惠民繼續報告道。

在下確是戀愛中華民國。確是把自己的心貢獻給中華民國。確是把自己的身貢獻給中華民國。在下又預備着永遠過我的獨身生活。永



遠不戀愛女性。於是我的朋友就引着甚麼加富爾娶意大利爲妻的典故。硬派我和中華民國結婚。今天的儀式。都是廖先生他們代我辦的。不是我自己的意思。

在下再要特別的聲明。我不承認他們的話。我不是不愛中華民國。却萬萬不敢和他結婚。爲甚麼呢。因爲中華民國。是四萬萬人所公有的。怎麼能允許我一人獨佔。我當然要戀愛他。然而四萬萬人都應該戀愛他。我想戀愛只管戀愛。結婚是不能結的。倘然大家都要想佔爲自己所獨有。而不允許第二人戀愛。這個情形。豈但是三角。實在是不知道多少角。結果呢。恐怕要逼死了這位姑娘。所以我們以身許國的人。可以把國當愛人看。却萬萬不能想把他佔爲己有。所以加富爾娶意大利的話。是不對的。

今天的婚禮。根本不能成立。所以在下絕對不承認。應當把他取消了。而改爲某某個人的愛國宣誓式。不知諸君以爲如何。

劉惠民說完。從從容容的鞠躬而退。來賓便拚命的拍起掌來。不住的說好。這時候廖方山却又走過來。說道。請諸位略靜一靜。聽在下的聲明。於是他就接着聲明道。

今天的結婚儀式。原是好幾個朋友代劉君辦的。在下也是其中之一人。事前雖沒有得到劉君確切承認的憑據。但是他也沒有反對。這就是默認了。諸位朋友。推我做證婚人。我也答應了。却不料他今天當場賴婚。但是他的賴婚的理由極充足。我沒有甚麼話可駁他。只好把這個結婚儀式的名稱取消了。想諸君也都贊成的。

許多來賓齊聲答道。我們都贊成。廖方山又道。





我們樂得贊成。劉君把婚禮取消了。那麼這位美麗的姑娘。大家可以戀愛。在下也可以戀愛。我們又何樂而不爲呢。

劉惠民又走過來說道。

愛他的人愈是多。愈是好。祝他的幸福。

劉惠民說罷。仍含笑而退。廖方山道。現在請來賓演說。來賓中有願意賜教的。請盡量的賜教。停了片刻。來賓中沒有人說話。只是默默的坐着。於是廖方山就宣告散會。一場結婚趣劇。就從此閉了幕。來賓也紛紛散去。樂天翁却因有事要和劉惠民談。又因惠民今天不得空。不能介紹我們見他。只得約定了隔日再介紹我們和他談談。於是我們三人就先回來。樂天翁暫在那邊。汽車仍是先送到了我家。然後送揚聲和誠之回去。我回家後。內人就迎面問道。今天的結婚儀式是怎樣呢。欲知我如何答復。



他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喜 第十八回



第十九回 家庭中造謠解頤 清明時題詩罰跪

話說當日我參觀了婚禮回來。才進門時。內人就迎著問道。今天的婚禮是怎樣。因為他在我沒有去之前。已經和我談過這件事。所以他這時候盼望得很切。當時我心裏暗想。今天的婚禮。乃是沒有結婚而散。很是沒趣。況且這種較高的理想。很不合於女子的心理。我如把今天的情形實說出來。他必不能感覺得有興趣。現在我何妨騙他一騙。不把實話告訴他。說慌雖然是不應該的。但這事又當別論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內人才一問罷。我便答道。可惜得很。今天你沒有去。今天的婚禮有趣極了。內人聞言。信以為真。便笑著說道。我沒有去。你說給我聽。也是一樣。快說快說。我被他一逼。却又說不出來。只得拿別的話先來支吾一陣。當時就說道。今天多喝了一杯喜酒。口裏很渴。暫時不能多說話。很想喝一杯好茶。你能泡



杯給我喝了。我就可以細說。內人道。這是當然的事。你既然口渴。就是沒有這樣交換的條件。我也是要泡茶給你喝的。我道。你這話豈不是刺諷我。我要聲明。我並不是以泡茶爲說話的條件。你既然要聽。就是你不泡茶給我喝。我也是要說的。不過。實在是因爲不先渴茶。喉嚨枯燥。便要說話。也說不出來。內人道。既然是喉嚨枯燥。這時候就不必辨論了。只坐著等茶喝罷。內人一面說。一面走入廚房裏去。招呼女僕泡茶。我一人默默的坐著。就利用這時候。想甚麼話來對付他。想造個故事出來罷。却是片刻之間。如何造得出。於是便想到平日所讀的筆記中。有一段材料。很可以拿他來利用。想罷。暗暗的得意。不多幾時。內人已從廚房裏泡了一壺茶出來。我這時候雖然是不十分渴。却故意做出極渴的樣子。只兩三口。就把一壺茶喝了一大半。但是。今天還沒有吃午飯。肚子饑極了。却因爲



剛才說慌。吃了喜酒。這時又不便再向內人要飯吃。只好仍是忍著餓。大約這些苦都是自己討來吃的罷。喝罷了茶。內人又催我說。我只得說道。唉。今天爲了人家結婚的事。却累得我拜菩薩。

內人道。你不是不信菩薩麼。爲甚麼今天又拜菩薩。人家結婚。爲甚麼要你代拜。我忙道。不是替人家代拜。是我自己拜。也不是迷信菩薩。只是到了那時候。不得不拜。這話很長。你且慢慢的聽我說。內人道。我很耐心聽。只怪你自己不從頭說起。沒頭沒腦的說了這一句。叫人家如何不問。我道。這是我不好。我應該從頭細說。現在你再聽我說。

今天這一對新郎新娘。都極風雅。新娘寫得一手好字。新郎畫得一手的好畫。結婚儀式也極簡單。來賓全是文藝界中人。結婚禮畢後。當時開宴。新郎新娘自己陪坐。喝了一半酒。他們拿出來精美的紀念冊來。



求在座諸人題詩。新郎說。我不敢花費諸君送對聯。就請在這小冊子上題幾個字。做永久的紀念。當時在座諸人。都是文藝界的聞人。自然是喜歡弄筆墨的。於是就毫不推辭的。一個個題了。有的是題詩。有的去題詞。有的只題了幾個字。也有的是畫了幾筆畫。大家互相傳觀。無不稱妙。後來挨到我。只怪我自己不好。要弄一點小聰明。提起筆來。在紀念冊上。寫了一句唐詩道。清明時節雨紛紛。寫了這一句。就攔住了筆。寫不下去了。

內人道。原來如此。怪不得要罰跪。我道。這時候還沒有跪。罰跪的事還在後頭。於是又接著說道。

我寫了這一句。大家傳觀。無不呵呵大笑。但是他們知道我必定預備了下水的。只是逼著我再寫下去。我故意的說道。我小時候讀過這首



詩如今荒廢多年了。下文已完全忘記了。怎樣好呢。新郎道。不要你寫原文。是要你自己做三句接下去。湊成一首七絕。我道。這更難了。新郎道。如此。你既然塗壞了我們的紀念冊。就請賠償我們。我道。空白紀念冊。我是賠得起的。只是已經許多人題過字的冊子。叫我如何賠呢。當時就有人解紛道。還是做三句詩罷。我道。要我做詩。須要有交換的條件。就是要請新郎替我作一幅畫。新娘替我寫一幅字。新郎忙道。我們的字畫。實在是。不中看。怎敢吝惜。只是今天席上諸位。部已賜題過。我們倘然要把字畫來交換先生的詩。那就對不起各位。我們只好進一杯酒。請先生把詩續下去。我這時無話可說了。他們便舉起杯子來。先喝了一杯酒。我也不得不喝一杯。喝罷。便接著題道。正是江南二月春。開出並頭花一朵。瓣香杯酒謝花神。題罷。大家傳觀。無不拍案叫絕。這



時候。我也很得意。只是新郎因爲我起初和他爲難。這時候他就來報復。他說道。既然是承你的好意。替我們謝花神。你就應該實行拜跪之禮。我道。誰是花神。我便向他拜跪。大家都指著新娘說。他是花神。新郎忙道。差了。差了。既然是並頭花。怎樣他是花神。況且花神只有圖像。那裏有實現的花神。現在讓我畫一幅花神像。供在上面。要他拜跪。大家聞言。一齊拍手稱好。新郎本是個著名的畫家。他就伸筆吮紙。很快的揮就了一幅花神像。把他貼在上面壁間。硬逼著我拜。我到了這時候。不得不拜了。只好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三跪九叩首之禮。這就是我所謂拜菩薩了。

內人道。這樣拜菩薩。還值得。只是可惜你忘記了一件事。我道。甚麼事呢。內人道。那幅花神像。既然是他爲你畫的。又經你拜過的。那麼。在拜了以



後你就應該向他討回來。我道：我怎不討呢？只是他不肯給我。我口裏雖如此說，心裏却有些慌。我想：不能多說了。我這番話都是憑空造出來的。多說一下，就要露出破綻來了。却是內人還逼著問。那幅花神像畫得怎麼樣？又道：花神是男性，還是女性？我道：花神也可以是男性，只是今天他畫的是女性。內人道：花神與風姨是一是二？我道：這個我也不知道。內人道：你既然會引用，如何不知道？我道：引用是詞章，追究他的根源是考據。兩事各不相干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內人又問道：今天到那邊的還有幾位是甚麼人？我道：我早已說過了，都是文藝的人。大半是我認識的，就是樂天翁也在那裏。內人一聞樂天翁的名字，便問道：這位老先生的興致很好。他的假鬚鬚還是掛在口上麼？我道：依舊是掛在口上。內人道：掛了長鬚，究竟不便，還是不要掛的好？我道：我是主張不留鬚的，却也不願掛假



鬚。內人道。這話也對。譬如我們既然剪了髮。也就不必再頂一個假髮了。我道。這話一點也不錯。當時我正被內人逼著問今天那邊婚禮的情形。我心裏十分恐慌。怕要從語言間露出破綻來。後來忽然轉變了談話的方向。說到樂天翁的鬚子問題去了。我心裏才安了。便故意的和他談鬚鬚問題。我道。樂天翁的假鬚。雖然不便。却也是過度時代。不得已的辦法。他自己早已說明過的。內人道。他無勇氣。不能積極的反對舊習。不能說不是他的弱點。我道。這要原諒他。當時我們正在談著。忽然郵差送上一封信來。我接過來看時。正是樂天翁寄來的。我道。我們正在說他。他便有信來。真如俗語所謂。說起曹操曹操便到了。欲知他信裏說些甚麼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回 約赴聚餐乘輿同來 暢談貢獻盡歡而散

話說我們正在說著樂天翁。忽然接著樂天翁的信。把他的信折開來看時。只見是一張照例聚餐的請帖。仍舊是集在五馬路檳榔館。時間是下星期六正午。我道。剛才遇見樂天翁。他也沒有說起。內人道。莫不是冒名的麼。我道。冒名請客。世上是沒有這樣的事。這帖子確不是他親筆寫的。但是我們每次集會。都是如此。不但這一回是如此。這種照例的帖子。當然不必他自己寫。今天遇見他。他沒有說起。想是匆匆的忘記。想起來罷了。內人道。那天你不去。我道。我想去。當時我們說罷。便把這件事丟開了。有話便長。無話便短。此後三天。沒有甚麼事。所以也不必多說。第四天上。又接到樂天翁的快信。他的信上大約說。

前天寄上的聚餐的帖子。想是已收到了。當天我們遇見了。我沒有向



你提起。因爲匆促之間，我忘記了。但是屆期請你務必要到。這一次加入的新會員很多。柳揚聲如聲兄弟加入了。李月華李光華也加入了。黃益齋程誠之。都已加入。昨天劉惠民和廖方山也新加入。這一次極熱鬧。你不可不到。

當時我看了這一封信。就轉遞給內人看。說道。樂天翁的信來了。前天他沒有說起。果然如我們所料。內人道。如今可證明不是冒名了。我道。這一次新加入的人很多。其中也有女賓。你何妨也加入呢。內人道。很好。我也願加入。但是請你先寫信向樂天翁紹介。免得冒味。我道。我就寫信。當時我就寫了信。交給女僕。丟到郵筒裏去。這不消說。樂天翁是願意他加入的。明天晚上。照例的一份請帖也寄來。又附了一封信。大約說。那天李月華女士準到。所以請任君夫人也到。內人也很歡喜。忽忽又過了一天。就



是星期六了。那天正午。我們夫婦二人一同赴會。只是我們二人上半天都有事。直到十二點鐘打過了才動身。到那邊已經略遲一點。其他的人都已到了。大家忙著招呼。我們在簽名簿上簽名。只見已簽名的人是。

王樂天

江性之

柳如聲

柳揚聲

黃益齋

程誠之

廖方山

劉惠民



許涵波

章靜涵

楊百川

李月華

李光華

徐亞男

李光華代

一共十四個人。連我們夫婦二人。共是十六個人。我先介紹內人和李月華女士相見。一面暗想。徐亞男是李光華代。到也很特別。徐亞男在美國。當然不能來。但又何必要人代呢。就是怎代法。也不知道。一人出兩人的聚餐費。是容易的。一人吃兩人的東西。就不容易。我心裏如此想。但一時也無暇質問李光華。只對樂天翁道。徐亞男女士在美國。今也加入。很是



難得的。樂天翁道：是的。他前天才加入的。我道：通信這樣快，也很難得。樂天翁道：通信那裏有這樣快。我道：是李光華代作主麼。樂天翁道：不是。是打電報問過他自己的。得到他的回電，才加入的。而且他的回電中，說明了請李光華先生代他赴席，所以今天的簽名簿上，也有他的名字。一切由李先生代表。今晚李先生回去，就要把赴會人的姓名及菜單等，用無線電報告給徐女士知道。我聞言大笑道：這樣好極了。我們正在說著。柳揚聲已催著入席。於是我們紛紛坐下。吃到一半的時候，樂天翁立起身來提議：請我們在座的人，各說出自己的一件事來。是要對於社會有所貢獻的。或是有一種藝術，可以貢獻於世的。也可用來代替。樂天翁自己首先說道：在下就是剪鬚運動。楊百川道：諸位說，讓我來做書記。他就找了紙筆來。大家一面說，他一面寫。



王樂天

運動翦髮

黃益齋

預備組織呂仙會

程誠之

提倡學生殺先生主張用日報代教科書

柳如聲

將德國人的天然生活介紹於中國

柳揚聲

計劃漫畫式的影片

李光華

發明萬里結婚法

徐亞男

同上

廖方山

善於演說

許涵波

善於音樂

江性之

善於繪畫

章靜涵

善於詩詞



李月華

善於刺繡

劉惠民

主張愛國不娶妻

楊百川

善於交際

衆人逐個說出。楊百川如此寫完。最後挨到我們夫婦。我先代內人答道。他善理家務。楊百川寫罷。又問我道。你先生呢。我道。我一無所能。只會亂弄筆墨。做做小說。楊百川道。好好。我就把你寫上。善做小說。我又道。我實在不會做小說啊。只不過蒙諸位賜給我的材料。我把他記賬一般的記了下來。便算是小說罷。樂天翁道。這話怎樣講。我道。自從前一次我們聚餐。你先生發表剪鬚的名論起。接著柳先生的介紹自然生活。直至李先生的萬里結婚。劉先生的賴婚等事爲止。那一件不是小說材料呢。衆人呵呵大笑道。那麼我們的事。都要借大筆記載。才得流傳。我們要謝謝你。



喜 第二十回

二六六

了。我忙道。豈敢豈敢。不是你們諸位供給我的材料。我如何憑空寫得出呢。當時說罷。彼此大笑。暢飲了一回酒。盡歡而散。

